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一

哲宗皇帝

逐元祐黨上　編類章疏附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崩　十月丙午中書舍人呂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祐聖躬於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安治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口及然臣於此時以無可疑而爲疑以不必言而言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僥倖損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

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臺諫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耶當更改其他不繫利害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邪害物蔡確毀謗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邊事皆自積惡已久罪不容誅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為非乎臣又聞昔者明肅皇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徧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

闕失仁宗祭見情僞降詔止絕應明肅皇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經施行遇諸般公事更不得輒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愛聖德廣大度越古今載在史冊垂範後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十一月先是樞密院出劉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換入內供奉官後數日樞密院復出內批以劉惟簡隨龍除內侍省押班擢入內押班梁從政內侍省都知命既下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　戊戌執政同進呈希純狀上曰只爲禁中闕人兼有近例大防曰雖如此此衆議頗有未安忠彥曰此與馮宗道梁惟簡例正相似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爲親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觀聖德首先擢用內臣故衆

心驚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聖意至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駁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但以卒然施行爲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澆瀆聖聽此實臣罪令若不從其言其除舍人亦未肯奉行轉益滋章於體不便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從善如流莫不相慶　翰林學士兼修國史范祖禹言近聞陛下召內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名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數中中外之人以至民庶無不藉藉私疑深以爲憂何者陛下初親庶政令方踰月四海之人傾耳屬目未嘗聞行一美政訪一賢臣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伏望聖慈更加審察

特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報遂請對垂拱殿劄子言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畏災異不恤衆言悉變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誤先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早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改解倒懸九年之中海內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四裔無不咸賴惟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奸言上以惑誤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萬一陛下過聽而小人復用豈惟正人不敢立朝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庚寅監察御史來之邵言著作佐郎張耒除起居

舍人按耒性質猥薄士望素輕雖經權用資格猶淺平居惟以附離權貴供撰書疏以謀進取爲事故搢紳之論耒甞少與其爲人而執事大臣獨以爲賢也望寢耒成命以慰士論　侍御史楊畏言張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來時論喧然以爲未允按耒雖粗工文辭而素行輕傲言揚歷則資淺論人才則望輕止緣請謁宰臣執政之門或造膝密交或代爲文字故大臣力爲引援命以此官伏望罷耒新命以協輿情　先是呂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要范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謂純仁曰豈以畏嘗言公耶蘇轍時在旁因誦畏彈文

純仁曰純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與聞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趍還畏爲禮部侍郎純仁恐傷大防意不復爭

此據邵伯温辯誣及聞見録范純仁墓誌行狀言行録

刪修

畏尋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盡知可詳具姓名密以聞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密奏書萬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焉

此據王銍元祐八年補録十二月事今因畏還禮部侍

郎附見補錄稱禮部侍郎楊畏則畏遷禮侍必在十一末或十二月初也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守戶部尚書李清臣特授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端明殿學士右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鄧溫伯特授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溫伯和之　三月癸酉上批新知陳州龍圖閣待制蔡卞爲中書舍人　乙亥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呂大防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丁酉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依前官知汝州詳見紹述　四月甲辰國子司業翟思爲左司諫左朝奉郎上官均爲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劉拯並爲監察御

史左朝請郎張商英爲右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爲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又徙淮南踰年不復召於是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嘗奏疏論風俗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宣仁聖烈太后保祐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寄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蠭起阿諛附會一旦烏合或上瀆君親之愚或下背師友之訓或口口傳緘白晝告急或手扇障夜半造門或包苴結私第之歡或伏地修門生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謗交興川洛異黨秦汾分明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虫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搆架

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紛閙把持具足謂之小鬼捨所
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
滅門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勵揭之廟堂風
示四方庶幾薄惡之風寖息醇醲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
居賢德善俗其在茲時乎　壬子知定州蘇軾落端明殿
學士知英州　詳見二蘇貶逐　癸丑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
禹為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先是祖禹屢乞補外上曰不須
入文字俟執政有闕明日蘇轍責汝州祖禹再上章請郡
不許蓋上欲以祖禹代轍也既而沮之者甚衆祖禹固求
出乃有是命　甲寅資政殿學士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胡
宗愈為通議大夫知定州　壬戌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

大夫提舉洞霄宮章惇爲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爲右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上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純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詔禁約并錄詔以進不從純仁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再錄詔以進且言近聞狂人傳播擬策目云嘗經聖覽又臺官章疏或以取用其說甚非陛下遵奉先太皇太后勤勞公政保祐聖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詔以信萬方今妄爲詆訐者既多陛下容之則妨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便訖不從純仁固求罷而有是命　癸亥殿中侍御史來之邵爲侍御史　閏四月辛未監察御史郭知章爲

殿中侍御史　甲申禮部侍郎孔武仲爲寶文閣待制知
宣州　乙酉監察御史劉拯言工部尚書李之純前爲御
史中丞阿附蘇軾以爲其用御史中丞黃慶基言軾誣詆
先帝董敦逸言轍以國名器私與所厚之純遂以慶基等
誣罔忠良乞行竄逐故慶基等再被降謫之純朋邪苟容
望賜黜責詔之純落寶文閣直學士降授寶文閣待制差
知單州　拯又言前端明殿學士知定州蘇軾落職知英
州按軾敢以私忿形於誥告中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
甚矣王得君憤兵誣罔之甚上書言之旋被譴斥以死秦
觀游薄小人影附於軾請正軾之罪褫觀職任以示天下
後世　詔蘇軾合敘復日未得與敘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

差監處州茶鹽酒稅　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竊見前
宰相呂大防天資强狠懷邪迷國嘗與御史中丞蘇轍陰
相黨附同惡相濟伏願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斷特加施
行以明示朝廷好惡判別忠邪以正綱紀然後朝廷尊而
天下安此國家先務惟陛下留神采擇　五月辛亥樞密
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劉奉世爲端明殿學士充眞定州
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奉世再乞罷政故有是命　甲寅
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闢地進壤扼西戎之咽喉
如安疆葭蘆浮圖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遏衝元祐初用事
之臣委四塞而棄之外示以弱實生戎心乞檢閱議臣所
進章疏列其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

司馬光文彥博而下九十一人惇曰棄地之議司馬光文
彥博主之於內趙卨范純粹成之於外故衆論莫能奪若
孫覺王存輩昏暗不曉事妄議邊計者至於趙卨范純粹
明知其口而首尾異同以傅會大臣可謂挾奸罔上夫妄
議者猶可恕挾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爲然　右正言張
商英言先皇帝以歷代典禮訛謬置詳定禮官考合異同
請辟興隆謂天地合祭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
率其意剗蕩前美既畫權且合祭指揮於前蘇軾又發六
議於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
詩爲牢不可破之論乃降手詔曰云云請再下禮部詳議
如南北異郊不違經訓天地合祭非出聖斷則前此立議

之臣誣天造命罪在不赦　六月甲戌御史中丞黄履言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呂大防觀文殿學士知青州劉摯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當垂簾日俱爲柄臣燾先鼓唱邪説吳居厚繼陳注劉安世等遂共攻之執政既主於中仍投蔡確嶺外累遇恩沛不令生還家有慈親終不得見死非其辜中外憤嘆自陛下躬臨機務洞照奸誣寖復確官責於泉壤切謂遭横逆者既伸忠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顯斥以允公議　左司諫翟思言近論元祐以來内外奸人附會大臣詆先朝以希進擢乞出章疏條例是非明諭中外雪先朝之誣謗又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詆竄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未聞施行望出睿斷

以慰公議　右正言上官均言呂大防蘇轍擅操國政不畏公議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純擢爲御史中丞楊畏虞策來之邵等皆任爲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嗜利無恥其所彈擊者皆受呂大防蘇轍密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切覬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政柄大防轍黨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楊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考察大防蘇轍擅權欺君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害正趨時反覆之惡譴責罷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　右正言張商英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援引朋黨肆行譏議至如罷免役法則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詔求直言則專賞訕謗之人置□理所雪罪犯則盡自熙寧元年以後棄渠

揚州縣則甘言猥語無所不至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省之所勘會戶部之所行遣言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告命指摘抉剔鄙薄嗤笑當垂簾之制際內臣之得志者蓋除陛下羽翼於內執政之用事者擊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勢殆哉岌岌乎　監察御史周秩言呂大防前為尚書左僕射居官日久恣為姦惡與臺諫官陰相黨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則風諭擊逐凶陷日熾人莫敢當於是專己自任不循法守大姦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傷和氣詔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永興軍呂大防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　侍御史來之邵言先皇帝熙寧初屬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

將以惠澤天下後世而當是時司馬光以爲非是貽書王安石詆斥論難安石爲之援經引古開諭曲直而光膠於流俗決意不回乃以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劉摯於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歷詆朝廷政令坐是責監衡州酒稅至元豐中稍加擢用未幾復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則以暗謬強愎自置閑地一則以數十吏職相繼退黜元豐末光入持政柄擢摯爲侍御史既而首引光徒王巖叟朱光庭俱在言路結成黨與宰相自確而下摯等相與誣毀締擣盡力排逐由是先帝顧命大臣去之略盡而陛下孤立於上矣　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劉摯落觀文殿學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黃州　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

降授左朝奉大夫知袁州　左承議郎新知英州蘇軾責
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言
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欽臣可授寶文殿待制知廬州詞
頭按欽臣資性險邪本緣傅會宰相呂大防以至進用大
防朋黨甚衆欽臣為之首前後言者屢攻其公私過惡大
防皆抑而不行大姦方斥餘黨正當竄逐肅清仕路欽臣
豈可以加侍從職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詞未敢撰進
詔王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汝州　監察御史劉拯言右
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學術無聞出於秦補豈
能為陛下發明道德之蘊伏望為官擇人別與差遣中書
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可秘閣校

理知懷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著父子世執奸邪學貌深情莫能窺測結固朋黨鼓唱虛名上惑聖聽罪惡甚大未經譴黜豈可更冒職名出守便郡詔呂希哲守本官差知懷州左司諫翟思言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以謗訕先朝變亂法度擅作威福褫職奪官謫守方州安置嶺表中外聞命舉皆忻快然司馬光呂公著首發事端雖已終牖下贈官美諡自可追奪王巖叟與摯同惡相濟若假以年當竄遠域則贈官與子孫恩澤亦當追奪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彥博范純仁其背公死黨有若梁燾劉安世吳安詩韓川孫升等乞各正典刑 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落資政殿學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議郎充寶

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劉安世落寶文閣待制降授左承議郎南安軍左朝奉大夫直集賢院管勾西山崇福宮吳安詩落直集賢院降授朝請郎監光州鹽酒稅左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虢州韓川落龍圖閣待制依前左朝請郎知坊州左朝請郎充集賢院學士權知應天府孫升落集賢院學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　丁亥詔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兖州景靈宮趙彥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范祖禹提舉明道宮左朝奉郎充集賢院校理新知鄂州黃庭堅管勾明道宮各於開封府界居住就近報應國史院取會文字　戊子詔周秩言事失當罷監察御史差權知廣德軍　七月丙辰諫官張商英言呂希純於元祐中當繳駁

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蘊轍事上曰去冬以宮中闕人
使令因召舊臣十數輩此何繫外庭利害而范祖禹豐稷
文及甫並有章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又繳奏
爭之何乃爾也安燾對曰聞文及甫輩上書亦爲人所使
上曰必蘊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聖
烈皇后族人遷居誥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
及變亂奉祀禮文薦牙盤食等數事乃奪希純寶文閣待
制知亳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
長縱羣兇毀訕先帝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
仍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爲通議大
夫差遣如故韓維已致仕特置不問初章惇請責純仁上

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惇請　御史中丞黃履言前宰相司馬光昨自先帝識拔進位樞庭光以不用其言請歸修史先帝威德優容曲從其欲書成仍以資政殿學士榮之其恩可謂厚矣迨垂簾初朝廷起光執政當時士論翕然稱之以謂光眞能弼成聖德上報先帝不謂光深藏禍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爲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緣時宜豈有一代憲章俱無可取歸非於昔斂譽於身此而可容孰爲咎者

監察御史周秩言司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廟之計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義以定父子之親豈有廢君臣父子之道而專以母子爲言又曰遺詔明

白必以嗣君爲主則光豈不知當循皇家父子之正統又
曰光之謚曰文正夫謚法之美極於文正死而加以極美
之謚所以勸後也令其所爲乖戾如此當正其謚號之美
惡庶以懲後世又曰呂公著親爲先帝輔弼之臣受國厚
恩又非司馬光之比當司馬光釋憾於先帝公著不能救
正又輔導之爲右僕射歲餘遂除司空平章軍國事切蒙
朝廷先以太師文彥博爲光所引既召而來諫官言其奸
邪不可輔政朝廷乃以平章軍國重事處之止於重事稍
奪其權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無大小
皆得平章名雖亞於彥博權則過之實兼三省侍中中書
令尚書令之職自國朝以來雖有大功如趙普王旦命以

此職未有敢當之者況垂簾之時大臣宜謙畏而公著但
爲子孫計急於富貴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劉摯蘇軾
蘇轍皆公著所引爲國大姦陛下若不照其奸罪以明示
天下則公著所處皆爲國朝故事以兆後世大臣僭竊之
禍　又言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落職爲知州緣臣奏
論大防等所爲皆大奸惡今朝廷但薄責而已臣愚以爲
陛下必欲薄責之則不當以臣所論事爲罪名若論其營
私不法則其罪不可勝數且摯與轍識斥不減於軾大防
又用軾之所謀所言得罪輕於蘇軾天下必以爲非詔司
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及所賜神道碑額仍下
陝州鄭州各差官計會本縣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

磨毀奉勑所撰碑文訖奏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知隨州降授右正議大夫呂大防守本官行秘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黃州降授左朝議大夫劉摯守本官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知袁州降授左朝議大夫蘇轍守本官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燾提舉靈仙觀鄧州居住劉安世管勾玉隆觀南安軍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議光及公著皆當發冢斲棺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等去上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冢斲棺恐非盛德事上曰朕亦以為無益公家遂寢其奏第令拆去碑文

此據邵伯溫辯誣及曾紆南游記口修不知許將果能不言否當考又蔡卞此時未執政不應與三省同對惇

但用其議耳邵氏誤也曾紆亦不記許將止云曾布納說耳

又言秦觀已落館閣校勘左宣德郎差監處州茶鹽酒稅罪重罰輕人言未允詔秦觀降授左宣義郎依舊處州監當　右正言張商英言按內臣陳衍先管勾醴祥宮大防之子數往謁本宮道士武宗道而與衍結識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張允公往御藥院與衍關通尋援引衍入國史院承受而檢討官張耒秦觀又因衍而與蘇轍兄弟道達言語其奸狀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祿仕甚非所以馭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惡投之散地削奪衍官配流海島庶朝廷宮省內外人人畏肅不

敢懷邪飾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詔陳衎追毀出身已來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編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轄押前去

新錄辯誣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實已繫日書之今删去瑣碎文致之詞而存其大槩然其曲意誣罔亦不待辯而可知熹以爲既云不待辯而可知其誣則瑣碎文致之詞雖具存之亦無傷今並依舊錄

戊午詔曰送往事居是必責全於臣子藏怒宿怨豈宜上及於君親朕繼體之初宣仁聖烈皇后以大母之尊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祐朕躬自以簾帷之間聞見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獨倚任耆艾所

冀恢明聖躬司馬光呂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懷平時之觖望幸國家之變故逞朋黨之奸邪引呂大防劉摯等或並立要塗繼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訓詞或封駁東臺或勸講經筵顧予左右前後胥爾所親於時賞罰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裏符同宗廟神靈恣行訕讟朝廷號令輒肆紛更輕改役法開訴理之局使有罪者僥倖下疾苦之詔誘羣小之謗言誣橫斂則遂蠲苛免之道誣厚藏則妄耗常平之積崇聲律而薄經術任穿鑿而紊官儀棄境土則謬謂和戎弛兵備則歸過黷武城堡保民而罷增濬器械資用而輟繕完凡屬經論一皆廢黜人材淆混莫辨於品流黨與從橫迭分於勝負務決乘時之憤都忘託國

之謀方利亮陰之不言殊非悊闇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吞聲敵計得行邊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維閼國之閒江左雖微興宗有易代之歎天下後世其謂朕何臨朝弗怡視古有愧況復踈遠賤士昧死而獻言忠義舊臣交章而抗論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已等第行遣責降訖噫優禮近司朕欲曲全於體貌自奸明憲爾令復追於誅夷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盡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責降人數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復勿言惟有見行取會實録修撰官已下及廢棄渠陽寨人自依别勅處分咨爾羣工明聽朕命宜令御史臺出牓朝堂進奏院遍

牒時司馬光等既貶上謂刑惟厥中故有是詔　右正言張商英言文彥博背負國恩伏請檢詳本末推考是非詔臺諫之職義當論列然彥博年及耄期四朝舊相先帝待遇恩禮至厚宜加濶畧以優老臣可特置不問　庚申章惇等對曰前日再謫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安世并司馬光呂公著謚告贈典及仆神道碑既掊朝廷衆論以爲寬餘人連逮尚衆陛下許其自新一切不問莫不欣悅仰服聖德仁厚惟其親黨之論則不可知上曰據其罪狀甚可誅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輕典聊示懲責爾　八月辛未詔丁憂人左朝請郎寶文閣待制范純粹降一官爲直龍圖閣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論其在元祐間嘗獻議棄

安疆葭蘆吳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　丁丑秘書少監充秘閣校理張舜民爲直秘閣權發遣陝西轉運使　十月己巳左司諫翟思爲侍御史右正言張商英爲左司諫監察御史劉拯爲右正言　十二月甲子詔祖禹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彥若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庭堅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詳見實錄二年八月甲申詔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朞數及赦恩敘復其見釐務者任滿日視見令路分遠近口一般差遣不曾落職降官者展一朞取旨先是曾布獨對既論路昌衡等又言更有一事大禮恩宥在近去歲貶謫人不知何以處之上悉聲曰莫不可牽復歲月未久亦不可遷徙布曰誠如聖

論蔡確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處吳居厚等十年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燕蔡京曾爲臣言錢勰已曾來京處探問謫降人牽復消息京但答以不知其黨類日望其牽復上曰却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簡近押送峽州九月中未知到否豈可便移上曰豈有此理又問惟簡此行衆頗善否布曰此舉固足以警兩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黨未免以爲過當也布錄在丙子今附此九月壬寅范純仁在陳州聞章惇建議以將近郊禮呂大防等不當用恩赦朞敘復憂憤累日齋戒上奏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

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将恐溘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
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高明
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於
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恕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大臣
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悲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
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謫皆其自取啟迪之際不為
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
情以異己之人為冤讎以疑似之言為訕謗違老氏好還
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鑒豈可尚遵前
轍靡恤劾尤　癸卯上批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
行文字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純仁草奏親寫多勸

上曰令決不可回必重得罪公年老何堪遠責純仁曰我
嘗爲大臣今日國家事如此無一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
負天地萬一主上以我言爲然於國家所繫不細苟不以
爲然而得罪雖死無憾也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惇
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録遂并責之純仁知隨州在
九月丙辰今附此壬戌詔監察御史常安民送吏部與監
當差遣詳見常安民罷監察御史十月甲子尚書右丞鄭
雍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附見錢勰罷內翰已巳詔翰林
學士錢勰落職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辭謝見錢勰罷內翰
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等皆詆訾
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編

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上以爲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上從之

三年正月庚子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忠彥除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先是樞密院奏事畢忠彥留身請外又面請曾布以欲得鎮陽又曰章惇陶鑄一善地遂遷出時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對上遽問忠彥已還出又曰忠彥别無事亦不至奸險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可笑上甚駭之忠彥請不已乃有是命

右正言孫諤言楊畏在元豐之間爲御史其議論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向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向偷合苟容交

闕執政傾亂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聖意含忍久
稽典刑令畏罷帥真定府仍以寶文閣待制知河中非所
以慰公議也伏望陛下揭其姦險特行顯黜詔楊畏落寶
文閣待制依舊知河中府其後以中書舍人盛陶言未敢
命詞行下移知虢州　禮部員外郎徐君平詳定樞密院
承旨自元豐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終臣僚章疏及陳請
事逐名編類申納樞密院中　戊申殿中侍御史陳次升
言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勅牒榜節次云
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盡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
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人外其餘一切不問議
者亦勿復行當是之時朝命初下萬口一詞歡呼鼓舞近

者切見汪浹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録黄行下以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前件勑榜有其餘一切不問語殆成虛文將何以取信天下況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懷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乃録浹仲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體望睿旨檢會前件勑榜宣諭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材委不可用所見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問庶無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勑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以購藏匿採之輿論實有未安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揭榜

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考人一言之失寘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也後之勅榜又所以誑天下也令命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壬子樞密院言寶文閣待制知熙州范純粹元祐初嘗獻議棄地及稱蘭會猶爲中國之蠹雖已削官職今朝廷方經畧西陲而仍使純粹帥邊非便詔純粹差知鄧州

癸丑右司諫劉拯言伏覩近降朝旨委給舍左右司郎官編録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嘗爲言官者相半伏望别契勘無妨嫌者使領詔内有元祐中曾任臺諫官令更不干預拯言盖指徐君平也

二月先是曾布言三省編排自前歲累曾奏陳以謂施行元祐

之人殊無倫理今亦盡矣兼降勑榜更不施行今方編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難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曰若有罪如何只爲有勑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在聖斷但恐詔令失信耳兼如劉摯等已皆施行恐難再行上曰只是本輕布曰如文彥博輩未經施行將來致仕遺表之類若一以宰執例推恩則似太過上深以爲然　六月己卯常立罷諸王府侍講見常立以極詆貶責七月己亥詔知渭州寶文閣待制呂大忠在元祐中堅持邊議不爲利回兼領帥日久宜進職名以勸守正之人協心邊計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誠未嘗披露忽蒙奬擢方敢具陳竊念臣弟大防自罹謫籍流落累年

南北乖睽山川修阻眷恩至大雖獲保全手足凋零猶以遼遠爲念况皆在得謝之年既衰且病來日幾何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絶銜恨無窮方遇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蟲魚咸被恩澤特軫聖慮少賜哀憐將臣已除職名乞行追寢只量移臣弟大防陝西州郡居住所貴聲問稍近少慰終鮮急難之情臣今日得從私便推而以及臣弟舉族懷戴宜如何爲報哉不聽始大忠自涇原入對上詰大忠曰久欲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樸爲人所賣候三二年可復相見大忠拜謝退

而喜甚以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不知惇旣聞上語即萌異意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　八月丙子詔王巖叟遺表并呂大防等緣宰相執政官罷政所得恩例及舉官並罷更不施行梁燾劉安世並分司各於本處居住令依元豐六年十月指揮其依元祐令減半指揮更不施行降左中散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鄂州居住梁燾宜守本官少府監分司南京依舊鄂州居住降授承議郎主管洪州玉隆觀南安軍居住劉安世宜守本官試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南安軍居住

劉安世非執政與梁燾俱貴必有故當考紹聖邸報載當日行遣或自此再欲痛貶元祐人二十二日安世再

貶此又不知誰作

庚辰詔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責授承議郎試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南安軍居住劉安世在元祐中搆造誣謗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誅殛聊從遠竄以示寬恩范祖禹特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安世特責授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論禁中覓乳母事也 乳母事見劉安世彈劾 九月庚子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蹇序辰言中書省送到姚勔磨勘轉承議郎錄黃一道按勔素以無行取羞鄉里賭博私酒嘗親爲之外雖寬柬中寘險賊本緣身犯清議勢不可進事已暴露遂即棄官至元祐中呂大防等當路乃以勔不仕前日爲高拔

於閑散蹤處顯要而勔愈不知耻一意附會專以詆訕先
帝政事人物爲功至乃稱引藴軾謗訕之語執以爲據及
陛下親政尚敢陰與其黨合謀并力表裏相應公肆指譏
務欲遏絶紹述之意以成其私則勔之盜名欺世懷詐迷
國其罪蓋有不可勝責者昨朝廷併斥奸臣自大防以下
二十餘人皆被顯斥獨勔以從官善郡掛名其間物論不
平至今歎息謂宜依梁燾劉安世等例追正其事豈容使
之復與有勞無過之人以歲月序進望詔有司詳議勔罪
明正典刑以厭天下之公議詔姚勔永不磨勘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二

哲宗皇帝

逐元祐黨下　詔榜許理編類附

紹聖四年正月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類定姓名責降人宮觀居住及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鄰州內子孫仍並與次遠路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在任人並罷

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責降人姓名未見

二月丁巳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崇禧觀王存上表陳乞致仕故事當除東宮官詔特授右正議大夫依前資政殿學士致仕其蔭補恩例各只與一名言者指存元祐

之初論事附會故也己未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為姦
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深及當時兇黨同惡相濟
首尾附會之人偶緣令已身死不得明正典刑而亡歿之
後尚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稱輕
重不倫若謂其已死一切不問則使後世亂臣賊子何以
創艾至於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沮制曰故司
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資賦陰險世濟姦回盜竊虛名
眛冒休寵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制曰故正議大
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資詭激之行以盜
虛聲挾矯誣之言以惑愚衆可特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
又制曰故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王巖叟資險狡之智而

濟以敢爲挟兇邪之權而爲之死黨可追貶雷州別駕詔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以上除王巖叟已罷遺表恩例外餘并韓維並追奪遺表致仕子孫親屬所得蔭補陳乞恩例孫固范百禄胡宗愈遺表子孫親屬蔭補陳乞恩例並各與兩人餘悉追奪非奸兇悖惡無人臣之義如光公著者不用此例

初議再貶光及公著等曾布謂章惇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啟異時奸人施於仇怨則吾人子孫皆爲人所害兼光及韓維等家得恩澤已數十年一旦奪之於人情未便惇曰維數年前方致仕布曰亦五七年兼維在位不久必欲行則且施之於光及公著可也然亦不必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不若就其身上追奪惇曰彼

已死雖戮尸何益追削何補不若奪其恩例乃實事布曰此雖快意然更且詳審布之意無他但此例不可啟耳惇曰須畫一指揮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爲便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徒亦無顧忌且置之不妨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與衆不合而去莫亦無他惇曰與光唱和者政此人也布反復甚久卞曰亦有可識惟許將默無一言布疑將以元祐爲嫌故爾　壬戌詔罷承議郎張競辰夔州路提舉常平官以御史蔡蹈言其憸巧邪佞元祐中諂事呂大防蘇轍之徒故也競辰蜀人王安國女壻與曾布有連其得提舉官布寔薦之章惇而蔡卞以競辰嘗忤其妻極惡競辰亟罷之　庚辰又詔趙瞻傅堯俞謚告並追奪三

省言近降指揮以司馬光等造爲奸謀抵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其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得恩數謹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爲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常懲責而罰不譸愆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於本罪未嘗明正典刑輕重失當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臣子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失刑者尚多亦當量罪示其懲艾制畧曰呂大防資性冥頑心術狠戾背天地之恩於先帝廢君臣之禮於朕躬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趣操回邪性資險譎向由言路力附黨魁唱和奸謀毀黷先烈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肆爲抵巇

晚同相光協濟險惡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自
附兇渠擢在諫踪陰與子壻搆造邪謀詆誣先朝可責授
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習
用小夫之私智專爲流俗之原人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已上令所在差職官或京朝官已上監當一
員伴送前去經過州軍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
別致疎虞劉奉世曩以小官附會奸黨寖布心腹躐據要
塗可落端明殿學士依前中大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郴
州居住韓維挾偏以干名抱虛而取進倚俗之意愚不可
移朋奸之心老莫能革可落資政殿大學士特授左朝議
大夫致仕王觀資賦憸回善於原俗附會奸黨毀刺先朝

可落寶文閣直學士依前朝散郎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韓川孫升呂陶項者大奸舊惡相繼擅朝而爾挾恣徇私爲之死黨竊據要路肆言先朝造訕興讒無所忌憚川可授依前官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升可授依前官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峽州居住陶可授依前官庫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衡州居住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項在初政嘗躋近班懷藉勢乘時之心起背公死黨之計附會邪說專爲悅諛挾持陰謀共濟兇惡夙負欺君之責久逃附下之誅純禮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宮蔡州居住君錫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默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勾

南京鴻慶宮單州居住顧臨附會兇黨力被薦屬緣洞察
於奸謀不使超躋於近列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勾
洪州玉隆觀饒州居住范純粹傾邪險詖出於天資反覆
導諛忘其父志弟兄倡和協助奸兇可落寶文閣待制依
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觀均州居住孔武仲頃由遠官召至
臺閣附會奸黨躐處要班逮予親政之初猶為怙終之計
失刑既久衆論未平可特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勾洪
州玉隆觀池州居住王汾早以凡才濫居儒館元祐之際
附會詆欺衆論喧闐罪狀明白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
致仕王欽臣張耒因緣奸黨躐處要班挾持詭謀鼓煽兇
焰欽臣可落集賢殿修撰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觀信州

居住未可落直龍圖閣□□依前官添差監黃州酒稅呂
希哲呂希純呂希績爾父公著當元祐初竊據宰司毀黷
先烈變亂法度希哲可特降授朝奉郎虞部員外郎分司
南京和州居住希純可特降授朝奉郎屯田員外郎分司
南京金州居住希績可降授朝請郎差遣依舊光州居住
姚勔向附允邪爲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謀可依前官
守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衢州居住吳安詩頃者爾以邪
朋竊處諫列鼓煽凶□附會邪謀可責授濮州團練副使
連州安置晁補之爾向以險邪之資力附奸惡之黨表裏
倡和阿附導諛可落秘閣校理依前官添差監處州鹽酒
稅賈易添差監海州酒稅務通直郎□□程頤追毀出身

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已上逐人并錢勰楊畏仍並依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揮永不敘復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横州編管其吳安詩秦觀所在州差得力職員押伴前去經過州軍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別致疏虞朱光庭追貶柳州別駕孫覺追職並兩官及遺表恩澤趙卨追職並兩官及遺表恩例李之純追職及遺表恩例杜純追職李周追貶廣州團練副使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

舊録云上親政三年追述先志審度考核奸臣誣詆跡狀方顯斷以不疑皆正典刑於是繼述之孝彰矣新録辨云實録載呂大防以下貶竄首尾甚備制書盡存之

庶幾後世猶有考焉自黨錮禍起忠賢奔播奸邪無所
忌是以極於大亂而後止蓋本於紹述之一言甚矣其
爲生民之禍嗚呼烈哉自上親政以下删去制詞恐須
畧加刪削不必備載更詳思之布錄庚辰晚乃聞再貶
大防摯轂燾等於嶺表以次黜責者三十餘人三省素
未嘗以此語布及已得旨亦不復道上亦不語及是日
葉濤來頗惶惑於命詞然何可遏也貫錄貶大防等在
癸未二十八日
甲申制曰文彥博色厲而荏行僞而堅備公師於三朝更
将相者四紀曾靡云報尚何所仇可落河東節度管內觀
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

仕依前潞國公。閏二月丙戌詔太師文仕文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養司馬康追奪贈官上批張天說所進書觀其立意狂妄詆訕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進呈取旨詔張天說送開封府取勘具情節申尚書省其後開封府言天說私有景祐福應太一集要及上書詆訕先帝情不可恕詔特處死丁亥詔曰韓川孫升爾等以顯附奸宄肆爲譏訕早負罪譴久稽典刑川可特責授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升可特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詔知福州朝奉大夫葉伸特令守本官致仕中書舍人蹇序辰言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定州韓忠彥本因朝廷以其父琦勳舊遂蒙先帝擢用寵遇甚厚官爲尚書趨蹤夷

等元祐之初遠忘大恩附會奸惡同爲毀訾望早賜黜責
剴曰韓忠彥進由世臣擢自先帝歷躋禁從久贊事樞嘗
體前修以裨初政而乃助誣民之浮說行厭國之詭謀可
依前官降充資政殿學士 詔上清儲祥宮御篆碑文蘇
軾所撰已令毀棄宜差蔡京撰文並書 壬戌詔朝奉郎
守太府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王覿改送袁州居住
故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孔文仲追貶梅州別駕及追遺表
恩例鮮于侁追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 故朝奉郎吳處
厚追貶欽州別駕 中書舍人蹇序辰奏劉安世等皆緣
棄地及附會奸惡謗毀先朝致罪行未旬日最爲近例而
孔文仲鄭雍安燾等猶未見行遣比之安世等責罰其爲

失當不倫甚明制曰鄭雍頃由附會得列言官乘時抵隙驟至丞轄助成姦慝無補事功可特落資政殿學士依前官差遣如故　壬寅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安燾被遇先帝至爲執政方文彦博司馬光親爲棄地之論燾實與其事內結張茂則與之表裏外同姦黨爲之借留及蔡確得罪又從而出力擠之當是時舊臣相繼被斥獨燾徘徊數年偶緣喪母方私去位則協助光等爲多非特附會阿諛而已究其本末背負舊恩見利忘義尤在韓忠彦上此皆中外所傳聞朝廷所照見伏望聖慈更賜裁度比附同罪已罰之人一體參酌施行制曰安燾持祿保躬協謀蠹國依憑姦黨爲己助留詆誣勞臣隨時擠陷上辜寄託久負譴

詞可特落觀文殿學士依前官差遣如故　甲辰詔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送昌化軍安置昭州別駕賀州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安置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劉安世移送高州安置　三月壬午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讟訕宗廟睥睨兩宮交通近習分布死黨考言觀事實狀具明而包藏禍心蹤跡詭祕相去八年之間已有不可備究者至其章疏文字行遣案牘又散在有司莫能會見若不乘時取索編類必恐歲久淪失或邪黨交搆有藏匿棄毀之弊欲望聖慈特賜指揮選官將貶責奸臣所言所行事狀並取會編

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仍差給事徐鐸及序辰　四月甲午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曾布林希同白上近聞陳瓘補外瓘口登科二十二年猶作權通判若羅校書郎與除一校理不爲過以人材論之豈在周種洵武之下上曰章惇亦云其當作館閣但議論乖僻故止布曰瓘不見其乖僻但議論詆訾蔡卞耳他無所聞林希曰瓘嘗爲越州簽判與卞論事不合遂拂衣去然人才實不可得布云主張士類正在陛下願少留聖意上欣然納之惇言陳瓘議論乖僻以瓘言神宗晚年跡斥王荆公不用此乃蘇軾之語也　辛丑故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特追貶昌化軍司戶參軍故追貶清

海軍節度副使司馬光特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公著制詞曰先朝擢居樞府追予纂服復任宰司宜竭忠謀協贊王室而乃廢體國之大義忘事君之小心陰結奸臣私懷異意謗訕先烈變亂舊章積惡終身久益暴露孽實自作刑難幸逃雖嘗示於小懲尚未符於衆論是用追貶嶺表降秩州掾庶期幽冥知有所畏光制詞曰罔以詆訕宗廟迷誤朝廷戮有餘辜死未塞責久稽罪罰追正典刑而隱慝愈彰公言難掩嘗與兇黨實藏禍心至引宣訓衰亂不道之謀僭口口慈聖烈非意之事興言及此積慮謂何雖死罪誅再加貶職庶幾來世永有創懲先是邢恕章惇言元豐八年神宗晏駕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

司馬光送別於下浮橋船中光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婁太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起尋謗宣仁聖烈皇后有廢立意又偽造光此言以信已讒然祖禹實以七年冬末赴召雖惇亦知其誕妄故不復窮究但借此以罪光謂光志在傾搖猥用齊武明事擬宣仁聖烈皇后並呂公著復追貶之惇稱司馬光村夫子無能爲呂公著素有家風凡變改法度皆公著教之也　壬寅詔范純仁元祐四年罷相恩例不追奪並給還王巖叟依例追奪　又詔趙高追元任大中大夫中大夫兩官並歷任職名所有贈官亦行追奪更有似此者依此施行因吏部刑吏有請也

王珪爲臣不忠 詳見王珪誣謗 五月辛未詔榜示朝堂朕以眇躬獲承先構永惟休烈廣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奸同惡宿憾興訛造訕力肆詆排政事人才廢毀殆盡夙夜罔懈靡敢遑寧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幾德業傳信無窮念今在廷之臣鮮知事君之義崇鄉原以爲善士造虛譽以進無能以文私合黨爲先以奉法守公爲諱才智勝任則闒茸共嫉趨向至正則頗側深仇端亮勁挺有特立之操者不見容於衆人媕阿回遹持兩可之説者必得名於流俗沉溺忘返險薄可嗟乃陰懷私恩顯唇公議以奸臣所斥逐爲當罪所變更爲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爲不然所褒擢爲非當借譽餘黨幸復甄收務令舊章未

能淳一扇爲是非不定之論欲闕善否更用之端浸長小人之道於難知之中以疑天下之聽於未孚之際幸時事之中變庶人情之翕從每懷及茲良用慨歎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常申儆戒繼自今日爾其自新式懲厥愆畢趨於正示以好惡非曰苟然其或怙終必罰無赦咨爾在位尚克欽承　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劄子有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山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與蹇序辰謀共造詔榜慮惇不從乃持惇元祐劄子以脅之曰若謂居厚京東所行非是則先帝賚詔亦非是矣惇噤不能語於是從序辰所請降詔榜云　丁丑三省言降授朝議大夫致仕韓維以先帝東宮

舊臣在元豐末明附司馬光最爲盡力仍於奏狀內稱止爲上謝太皇太后特賜褒諭更不奏謝皇帝顯有無君之心詔韓維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於筠州居住維諸子乞盡納己官聽父里居詔以維先朝舊臣年八十一特許之其諸子告章停云父執政與司馬光議論不合故得免行　十月乙酉三省言大中大夫知成都府鄭雍先緣棄地及附會奸惡謗毀先朝落資政殿學士今雖未及期該非次赦恩合敘詔鄭雍及呂大防等指揮永不引用期數及赦恩敘復　十一月癸酉御史中丞邢恕言劉奉世當元祐間先合劉摯陰爲謀主傾害策立顧命大臣有不利王室之意昨責郴州階官猶爲中大夫公論未免切歎

近復堂除其弟當時知常州見闕按當時才智桀黠有過人者奉世陰謀密議莫不通知請罷當時常州别除一嶽廟差遣其兄奉世亦乞更降授一散官依舊郴州安置詔劉奉世責授隰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劉當時差監南嶽廟　辛丑詔放歸田里人程頤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又曰程頤妄自尊大至欲於延英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雖已放歸田里可與編管輔臣因歷數元祐言者議論過當而上怒頤爲甚又曰便與編管章惇曰合羇管上曰只與編管再對又及之後一日遂有涪州之命頤編管蓋口希力希意恕必救頤則因以傾恕恕語希云便斬頤萬段恕

亦不救聞者笑之　雷州別駕化州安置梁燾卒　十二月癸未鼎州團練使新州安置劉摯卒　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八月十六日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九月五日上怒少息然京惇極力鍛煉不少置已而梁燾先卒於化州十二月二十七日後七日摯亦卒於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獄乃罷　丁酉詔秘閣校理劉唐老落職添監桂陽茶鹽酒稅責礬務以唐老元祐奸黨時出險言故有是命　甲辰責授黔州別駕涪州安置黃庭堅移戎州安置以避部使者親嫌也

元符元年二月癸巳詔差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荊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並爲廣南東西路察訪　二月四

日罷升卿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逮升卿及泌嶺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梁燾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　乙丑御史中丞邢恕言張舜民除直龍圖閣權知青州按舜民資望輕淺未宜遽得青州況舜民在元祐間踪跡駁雜令不次擢用實駭觀聽義不得已須至彈奏望寢罷詔張舜民差除指揮更不施行　甲戌權吏部尚書葉祖洽言伏見太常寺定到韓縝謚議申尚書吏部覆議按縝在先朝擢於罪廢之餘致位樞密之地其受先帝恩德爲不淺矣然垂簾之初內則交結張茂則梁惟簡以取宰相外則附司馬光輩逐蔡確爲自安之計至於更改法度縝嘗陰致其力凡虐貪黷之跡暴著中外莊敏

美謚非績所宜詔更不定謚　四月丙戌詔化州安置梁
燾卒不許歸葬家屬令昭州居住　六月壬寅御史中丞
安惇言乞朝廷委官將元祐中訴理所一宗公案看詳如
合改正即乞申明得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詔蹇序辰安
惇看詳內元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語言於先朝不順者
職位姓名別具以聞序辰先有是請上難之於是章惇復
建白蔡卞勸章惇使必行令序辰與惇及徐鐸同主其事
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實啟之　七
月乙丑三省言劉摯等黨人王巖叟前後論事包藏奸言
最為先惇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仍累疏誣罔聖德陰蓄
邪謀雖各行遣累據臣僚上言乞賜施行詔范祖禹移化

州安置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　九月己酉吏部尚書葉祖洽言近劉摯梁燾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仍各於元□定州軍居住伏見王珪罪惡比摯等最爲暴著今罪罰輕重不侔何以慰天下公議詔王珪諸子並特勒停永不收敘　庚戌追官勒停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敘移送雷州編管以附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　丙辰朝奉大夫充秘閣校理孔平仲特落秘閣校理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平仲黨附元祐用事者非毁先朝所建立雖罷衡州猶帶館職上察知其人故有是命

平仲必有言者或因看詳訴理所文字也　新錄辨曰元

祐賢才之庶如平仲輩皆一時之望而史官概誣以黨

附用事者自平仲黨附以下刪去

是日蹇序辰安惇以訴理事上殿曾布以訴理事干人衆昨朝廷指揮令言有不順者具名奏中外皆以爲平允但恐議論者更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以謂訴理之人本無可罪令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敘雪蓋自祖宗以來以至今日凡得罪經斷解有不更訴雪者但一切付之刑部自有條格及前此或行否皆自有司上條其間得雪除者比比而有元祐中用事之人實有形迹先帝之意故別置一司以張大其事若當時但如常日付之刑部則今日亦無復有此紛紛以此言之但用意造作之人爲可罪

訴雪者似不足深責兼人數衆多動失人心孰大於此者真宗踐阼有建議欲放天下欠負者真宗云先帝何以不放大臣云先帝留此以遺陛下以固結天下人心真宗欣然從之蓋人心何可失也布又言訴理之人若先朝言有不順此天下之所共怨自當行法臣今日所陳無他但願朝廷守已降指揮勿令議論者更有所增加耳上深然之已而閒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　壬戌看詳訴理所言光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鄭俠上書謗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及王斿王旂進狀內言父安國究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元祐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鄭俠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除名勒停依舊送英州編管永不量移王抗罷京東路轉運判官添差監衛州鹽酒稅王斿監江寧府糧料院　十月甲午責授昭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　己亥詔朝奉郎汪衍瀛州防禦推官余爽並除名勒停永不收敘衍送昭州爽送封州編管仍備坐本人所上書行出先是蔡京薦爽上殿章惇恐之具言爽及衍元豐末各上書詆誣先朝爽又元祐中嘗上書乞寔仁歸政險詐反覆故有是命　庚子中書省言元祐元年正月起居舍人邢恕上書言熙寧初王安石呂惠卿同事臣時得召對先帝論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奸卒見排嫉又言太皇太后躬親聽斷並用忠良全去奸蠹臣於此時首蒙擢爲右司

員外郎職爲宰相屬官與聞政事臣以爲千載之一時又
言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光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
授承議郎知南安軍恕始罷中丞以本官知汝州居五月
改知應天府章惇恐恕復用乃檢出恕元祐初所上書白
上曰邢恕除蔡確一事外無事不同元祐特責之　癸卯
詔朝請郎秘閣校理權知潞州歐陽棐落職送吏部與合
入差遣以元祐權臣述國之際棐朋附大姦每希進用故
有是責　十一月癸丑三省言元豐末王鞏累上書議論
朝政表裏姦臣欲盡變更先朝法度元祐中張保源累上
書議論朝政附會姦臣詔朝散郎王鞏特追毀出身以來
告勑文字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通直郎張保源勒停仍

展三期叙於峽州居住　甲子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禮畢還御宣德門大赦天下應見貶謫官員除元祐餘黨及別有特旨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十二月丙子給事中范鐣言中書省送到新知明州葉清易知淮陽軍爲元祐中訴理先朝被罪不當詳濤所進呈詞情不避侵黷先朝令降知州軍猶有民社未敢書讀行下詔濤知興國軍鐣再論奏改管勾崇禧觀　庚寅看詳訴理所言看詳到責授成州團練副使吳居厚稱罪止緣公今遭朝廷推廣恩惠凡有罪戾盡蒙滌洗人情莫不悅豫詔居厚特罰銅三十斤　二年正月辛未詔張舜民畢仲游孫樸趙叡梅灝陳察李昭玘並罷館職此當詳考二月歐

陽棐朝見上目之詔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聞有此名元祐附麗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棐歐陽修之子登進士第修於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上頷之　己未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衆論皆謂過當然此豈爲詆訕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於卞言無不聽及相失卞多反其事人皆笑之今朝廷政事一出於卞惇無敢違者上曰蔡京猶與惇不足布曰惇與蔡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於京而京不爲之屈衆尤哂之

丙申詔吏部員外郎孫諤與合入差遣以元祐訴理有銜冤飲恨之語也　五月戊辰詔朕閱元祐臣僚所上章疏得陳次升任監察御史日一二章奏觀其微意極甚奸

邪附會權臣詆毀先政如張官置局許之訴理其用法過重事涉冤抑情可矜恕皆得伸雪已而乞放上供封樁錢物不致過有誅求而民無搔擾之患之語朕嘗含容其過庶使自新委以諫職復敢狃習故態覬望言事多不中理久居其位殊無小補可罷職與遠小監當差遣添差監全州鹽酒稅　七月壬子權禮部尚書蹇序辰言請將六曹諸司元豐八年四月以來應改更法度言涉附會譏訕文書盡數撿閱隨事編類並着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宣德郎李積中言請選官應先帝法度政事遭元祐變毀者取會某事因何人申請乞廢因何人勘當而罷各開當職官具冊申納三省言如有盜匿棄毀增減隱落以及漏

泄者罪賞並依編類章疏已得朝旨㪽辰及積中先有是言三省不行踰半年矣㪽辰既貶乃復檢舉降詔曾布謂三省意欲有所羅織故也　八月壬申龍圖閣待制知瀛州盛陶知河東府言者論陶昨在元祐中詆誣先烈協比奸臣排毀舊弼詔陶知和州　九月乙卯通判潭州畢漸言請悉元祐中諸路所立碑刻紀事等並令碎毀從之閏九月庚午朔朝請郎賈易特授保静軍司馬邵州安置以易在元祐中嘗任臺諫内懷比德羽翼權臣謗誣先猷盜竊虛譽故有是命　十月庚戌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文及甫落職知單州依呂大防例不得引用期數敘恩敘復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四月辛酉先是韓忠彦言哲宗

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
制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爲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
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
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盡裒所編類文書
納之禁中詔取以入中書舍人曾肇亦言臣待罪右省伏
見置局編類元豐八年五月以後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
日終應於臣僚章疏及申請事件以給舍都司郎官兼領
自紹聖二年冬置局至今已及五年據本局人吏已編寫
一千九百冊投進又各寫淨冊納尚書省門下省乞見今
進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冊未嘗申納續准中書送下章疏
約五百餘件見行編類次臣以職事須至論列切見祖宗

以来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置局編寫蓋緣人臣指切朝政彈劾臣下皆是忘身爲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欲暴露使招怨咨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深隙祖宗以来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已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以前上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爲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論臣欲乞指揮將見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冊量留書吏立限催修寫了當外其續送到章疏更不編錄只送中書省上簿收管其餘手分書寫人等並各放罷所貴朝廷事體均一不至多留吏人

枉費請給上嘉納之乃詔罷編類臣僚章疏局　癸亥吏部侍郎徐鐸奏准紹聖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朝旨□□蹇序辰奏切見朝廷前日追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乞將貶責過奸臣所言所行事狀並取會編類仍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又准紹聖五年四月四日朝旨蹇序辰奏昨準朝旨編類貶責過司馬光等狀事狀候編類畢繕寫一本進入以備省覽今勘會編類臣僚章疏局已準朝旨將前後編類章疏並一宗行遣盡納入內臣契勘上件事狀多於章疏內節出文意類編成書事體一同今來合與不合依編類章疏局已得朝旨將一宗行遣盡進入詔並進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二